



能懂的诗

1月特刊

乙巳蛇年(外一首)

□李光辉

蛇年到了
蛇却还在休眠

它们的睡姿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乙字形
一种是巳字形

如果继续睡下去
或许将一事无成

虚与委蛇

蛇从不玩虚的
要么吓人
要么咬人

蛇年到了
你不要用一条蛇
来忽悠我

因为我
不是一个
懒得烧蛇吃的人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蜡梅树下

□廖凡

1
走近蜡梅
就走近温暖与心安
2
蜡梅叶
差点绿透冬
飘落生命的火焰
轻轻地抱住脚下的冻土
静静地微笑

3
蜡梅枝
铁枝铜臂举起爱的大旗
催生玉质金蕾
坦荡从容
雪地蓬勃生春

4
蜡梅花
玉容仙姿炸响春潮滚滚
香袈车轮机翼船舱
游子心里一振
春运的兴奋挤破乡音
方言流成河
朝着一个叫家的地方导航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大寒之后(诗二首)

□黄裕涛

又一个季节 倒在我的身后

奔跑的季节
一定是快马加鞭
裹挟着凛冽的飓风
枯叶被拔得一千二净
寒霜阵阵,揉搓着赤裸裸的枝条
一遍遍触碰时光的疼痛

风渐渐柔和起来了
遍体鳞伤的老树,怀藏着
一大堆新的讯息
囤积的阳光、轻吐的芽苞,
都将倾巢而出
一声黄鹂的啼鸣胜过雷霆万钧

我从梦中醒来时,一个强势
的季节
已倒在我的身后

拨开琐碎,自有玄机

喜怒哀乐已经过去
还将继续
此时此刻,注定
有一些要取舍、要告别、要斩断
不堪重负之下
时光已经为我们拟好了计划书
我们需要瘦身,叉掉一些烦恼吧
再叉掉一些纠结
虚妄的、冗余的统统不要保留
生活可以妥协、命运可以修改
拨开琐碎,自有玄机可寻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同一个城市,像有千山万水(组诗)

□涂拥

南山下

正月跟随礼花彩灯
进城逛街、购物、烫火锅……
住宿南山下
爱着热气腾腾的人间

果然是南山
深藏诗词中的桃花源
几百米海拔便挡住了
我站在二十八楼上的向往

熄灯号后
城市仍舍不得睡眠,江潮急
为霓虹彻夜输电
梦中我也提着喜悦的大包小袋

没有理由要告别南山
虽然春天忙着葱绿
我在忙着开车,可喜欢的女人
仍在询问南山何时花开

葡萄

家具城大门后有一盘葡萄

摆在了几个沙发前
展示着一种商家非典型营销
成熟的葡萄
具体地放大了这种手段
人们都看到了葡萄
娇艳欲滴,比大厅灯火耀眼
试坐的沙发已经承受了
许多屁股及目光
葡萄却永远饱满
我久久盯住这盘葡萄
忍不住悄悄摸了一下
哦,原来是塑料
也不知有多少人拿捏过了
没有伸手的人
绝对不知道
塑料比葡萄更像葡萄

郊区超市开业

冬夜挂在零度
新超市却挤出了汗水
色香味挤满大包小袋
高速路上货车,还在呼啸而来
一个轮椅上的老头
也被家人推进了超市

行道树(外一首)

□李苇凡

命的终结。
香樟也是我喜欢的一种树木,
我拍一拍树干,像在微信群里
打招呼,
我说:“你好啊。”
其实我想说:“要努力啊。”
我不想给它压力,我想在来年
从树下经过,
接到叶子上掉下的露水,感受到
它均匀的呼吸。

上班路上

不断有什么让人沉溺,在我行
进的路途中,
有雾,从低洼处升起,把寒气
从车窗的缝隙递进来,
浸入我的肌体,但不会影响我,

回家过年(外一首)

□阮化文

错过了除夕,还有初一
错过了初一,还有元宵

回家的路

世界上最长的路
世界上最短的路

水路,陆路
小路,大路

独木桥,阳关道
断头路,高速路

经历过多少失败
就知道这路有多长

像仍有好胃口
要消化热气腾腾的日子
第二天晚上我再次来到这里
消费不完的激情
依然释放并支撑灯火通明
不知新超市能否将活动进行到底
也许只要打折,热闹就会继续
并填满那些寒风穿过的缝隙

想

她在微信里说
她是想我的,这我相信
因为我也想她
可想是什么?不是相逢
也不是亲密
想不出来,我就使劲看
看从这道门
到那道门,进出的门
同一个城市
像有千山万水
特别我们同时说
好想你时,特别在我们都不说了
只是想你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享受上班路上的这段时光,
调频在重庆音乐广播,七点至
七点三十分,
古典音乐节目,马友友的演奏曲,
夏尔·古诺将巴赫作品
与自己的歌曲结合得天衣无缝。
通过红绿灯,太阳出来了,
城市立刻变得明亮起来。
我也喜欢马老师的《卧虎藏
龙》主题曲,
李慕白对俞秀莲说:
“我一度进入了一种很深的寂静,
我的周围只有光。”
而此刻,人与车都沐浴在晨光
中,前面的路,
如同音乐一般绵延不尽,更清
晰,更宽广。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经历过多少成功
就知道这路有多短

每一次回家的路
都是深浅不一的脚步

每一个回家的脚步
都是又一年的人生感悟

世界上的路,一条是离家的路
一条是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一样的距离
不一样的长度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小白和旺仔,以及子曰(外一首)

□周航

是两只狗的名字,双胞胎兄
弟。
几年前,家里有另一只狗
另一只狗叫子曰。它有一个胞妹
取名为诗云。抱子曰回来时
它一脸忧伤!与夕阳一起定
格的忧伤!
它经常跑出家门外。后来
被打死,扔进一个粪坑里。
父亲找到它遗体时,骂完了
生前所有的脏话。父亲最后
的三个月
又迎来小白和旺仔,我吸取了
子曰的教训。
父亲走时,小白和旺仔懵懵懂懂。
它俩不知道,我的父亲被土埋了。
大概也忘了我父亲的模样,傻
不拉几的
亏我父亲生前,喂了它俩那么多
冰糖

一直后悔,没让子曰入诗。
小白和旺仔却很幸运。现在
它俩在我每次千里返家时,会
比赛似的
叫唤母亲。母亲一边嗔骂,一
边步履蹒跚
它俩会在我眼前激动地欢跳,
舔人。以后
也会在我的文字里,不停地讨
要狗粮。

窥视

我养了小狗旺仔和小白,同胞
兄弟
女儿养了仓鼠泡芙和肉圆,雌
雄各一
说起这事,其实也很平常
在别人眼里,只不过是宠物
在我家人眼里,又不仅仅是宠物
可相依,可倾诉,可作朋友
甚至成为让人牵挂的家伙

泡芙藏在木屑花里,向外窥视着
红红的鼻尖,黑黑的眼球
旺仔挤开大门缝,向里窥视着
黑黑的鼻尖,红红的舌头
它们都在依恋,都在寻求什么
儿子拍下一个场景
女儿拍下一个画面
拨动了 my 眼波的正向脉冲
世界,人类,动物,生命,情感
……

我们窥视世界万物
世界万物也在窥视我们
旺仔和泡芙的窥视
在我心头支起了一道情绪天线
发射和接收
都在一瞬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长江师范学院教授)

